

台灣最早原住民的來源

台灣古文明研究室 何顯榮 2013年3月

地球科學家對最近一次冰河期的看法

從人類的遷徙途徑來探討，人類的祖先現代智人(Homo Sapiens)，或直稱「現代人」，約起源於十五、六萬年前的非洲。大約七萬五千年前，印尼蘇門答臘島托巴(Toba)火山爆發，據估計大約有六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灰被噴發。噴出的火山灰遮蔽了整個地球長達好幾年，天空都處於一片如月色般的昏暗之中，陽光不足，形成地球第四冰河期(Glacial Period)——沃姆(Würm)冰河期的起始；如今那裡仍有一個一百公里長的巨洞，這是地球上人類有史以來最大一次毀滅性的超級火山大爆發。

從地球科學上來探討，地球第四冰河期在一萬八千年前達到最高峰，也就是世界氣溫最低時，全世界的冰河作用達到頂點，地面結冰，一些水分結成冰雪被攔截在陸地上。當時冰層所覆蓋的地區比今日冰層所覆蓋的大三倍，全球地面上平均堆積著數十公尺厚的冰層，覆蓋北半球的冰層總體積達一千萬立方公里。當時構成無數冰山的水分是由全世界的海洋所提供，因此海平面比現在低約一二〇公尺。

台灣最早的原住民在冰河時期到達

在托巴火山爆發後，造成第四冰河期，氣候寒冷，許多水分被攔截在陸地上，成為冰天雪地，因此海面下降。現代智人為尋求較溫暖的環境，成群以步行的方式走出非洲，沿著氣溫較溫暖的印度南部海岸前進，經過現在印度洋的大陸棚向東遷徙，約六萬年前陸續抵達東南亞，更遠達到赤道線氣溫和暖的「巽他古陸(Sunda Archicontinent)」，因此這一批現代人就成了亞洲人的祖先。

在第四冰河時期，大約在七萬五千年前至一萬二千年前的時間，台灣海峽因海面下降而成為陸棚，和現在的日本、中國大陸、海南島、中南半島、印尼連接在一起。包括台灣海峽在內，全部是沿海低窪的海邊陸地，依次稱為東海古陸、琉球古陸，澎湖陸橋及南海古陸，而台灣就在這些古陸的交點上；南海古陸又連接到巽他古陸。

於冰河期冰雪開始溶化，而逐漸向北退縮之後，這些住在東南亞和巽他古陸的人類，沿著易走的低窪海邊陸棚，從南方熱帶地區北移，而台灣剛好在這遷移路線的中間站，有些族群就停留在台灣，成為台灣最早的原住民。在一萬二千年前冰河期結束後，海水上漲，台灣就被海水包圍成為孤島，因此台灣最早的原住民是在冰河期結束前，即一萬二千年前就已到達。

古語缺乏航海舟船詞彙證明先民在冰河期定居台灣

根據研究南島語系民族的學者推測，南島語系民族從台灣逐島遷移出去的時間約在六千年前開始，當時台灣四周都是浩瀚的海洋，並且南島語族要從台灣擴散到這麼廣大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，在移民之後又能在島嶼之間保持若干來往，他們必須擁有優良的航海技能和舟船工具，因此南島語系民族有關這一方面的詞彙也很豐富。這種現象在現代大洋洲東部各島嶼上的語言固然如此，在西部各島嶼上的語言(包括菲律賓、印尼、馬來西亞等地)也大都如此，惟獨台灣地區例外。台灣原住民的語言，獨缺有關航海或舟船詞彙。這些年來研究比較南島語言的學者，曾對台灣南島語言做過全面性的比較研究，一般都認為台灣南島語言沒有保存古南島語的舟船同源詞[1；2；3]。台灣原住民族都屬於南島

語系民族，台灣也是太平洋中的一個海島，何以台灣南島語言卻普遍缺少有關航海或舟船的詞彙呢？

在台灣原住民的語言中，關於舟船的名詞與其他南島語族的來源有何暗示？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張光直認為，台灣海峽在地球第四冰河期結束後，海水逐漸進入，被台灣四周出現的海水逐漸困住了。但是原住民根本不需要舟船前來台灣，因為他們早已定居台灣[4]。這個意味著台灣就是古南島語族的原始居留地，航海技術要等到從此地擴散時才開始發展出來的；換句話說，台灣先民早在冰河期結束以前——萬二千年前，已從台灣四周的陸地走到台灣，根本不用舟船，而在冰河期結束以後，台灣的先民從此島遷移、擴散到其他島嶼才發展出舟船與航海技術的用語。

至於台灣沒有保存古南島語的舟船同源詞，是否有被遺忘的可能呢？由於台灣的原住民高山族和平埔族共有近二十族，語言種類約有三十種，各族現行的語言各不相同，不可能恰巧都將舟船及航海技術的用語全部遺忘。由「舟船」詞彙的研究，可以確認台灣的先民早在第四冰河期結束前已在台灣定居。此外，台灣的長濱文化出現的年代至少在一萬五千年前到五萬年前左右，而左鎮人有二萬年前到三萬年前的歷史，更可以確認台灣的先民在第四冰河期結束以前已在台灣定居。

中研院進行基因考古證實台灣族群從南島來的

2009年12月中央研究院生醫所所長陳垣崇團隊進行「基因考古」研究，發現亞洲族群的遷徙路徑為南向北移動，顛覆學界普遍認為由多重路線進入亞洲的主張，也證實台灣族群，也有從東南亞一帶和南島上來的，相關研究論文躍上國際期刊“*Science*”。這項研究由九十位亞洲科學家聯手，針對七十三個東南亞及東亞族群，利用基因鑑定的方法，證實亞洲族群在地理遷徙與語言上，都與遺傳特徵有高度關聯性，並發現亞洲陸塊的南方族群較北方族群，更呈現基因的多樣性。追溯基因圖譜後，陳垣崇團隊主張，人類起源於非洲、經過歐陸到達印度後，往南經過中南半島和南島，才又開始北向進入亞洲陸塊，且族群的遷徙有沿著海岸線走的趨勢。往北遷徙的族群最後到達蒙古高原，定居一段時間才又「再出發」，一部分人往西即為今日的維吾爾族，一部分人到日本、韓國，整個亞洲族群的遷徙其實是由南向北的。

台灣原住民最早的祖先來自南方的巽他古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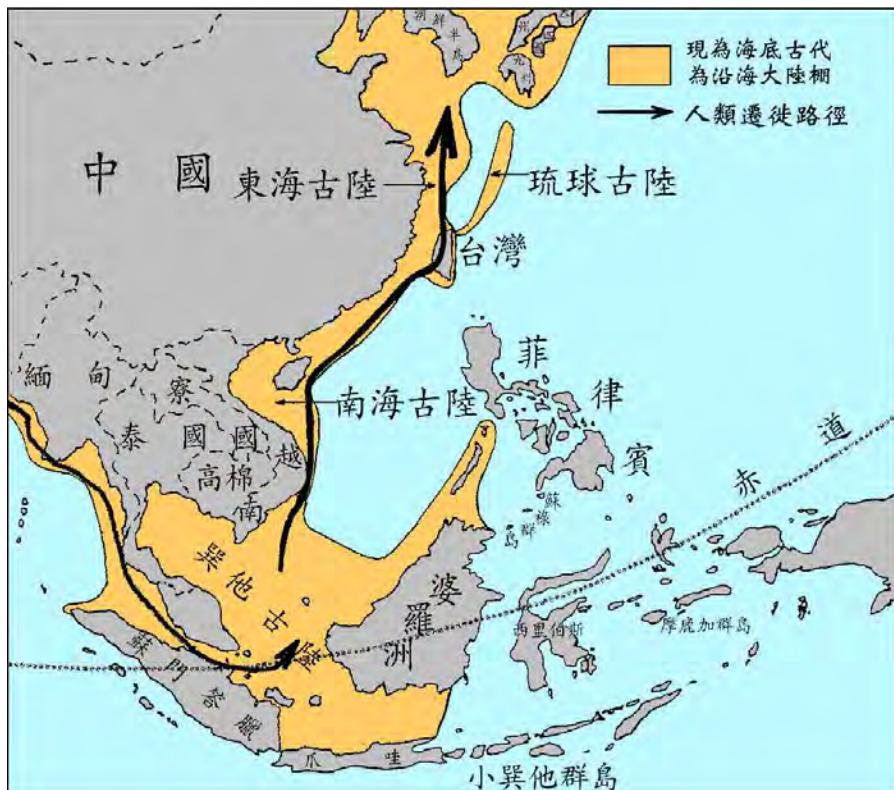
根據口傳歷史，自認祖先來自「山那賽(Sanasai)」的台灣原住民，除了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和噶瑪蘭族外，還有高山族的阿美族和卑南族等族也認為來自「山那賽」。然而目前「山那賽」的確實地點尚無定論，大體上認為是一處外島。根據日人移川子之藏的研究，阿美族的老人說，祖先之地「山那賽」有很多椰子樹，因而稱椰子樹為「山那賽」。這種說法符合凱達格蘭族、噶瑪蘭族等族所認為的「山那賽」稱為「南方綠椰之地」。

但是令人驚奇的是邱吉沃德(James Churchward)著作的《消失的姆大陸(*The Lost Continent of Mu*)》，內容中敘述：久遠以前，太平洋上有一個「姆大陸」，擁有巨大的神殿和七座洋溢著椰子綠的美麗都市，人們在燦爛耀眼的太陽下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；其文明之始至少也要回溯至五萬年以前……[5]。在「姆大陸」竟然有洋溢著椰子綠的美麗都市，與台灣原住民的祖先來自「山那賽」——南方綠椰之地，有相同的環境。另由考古研究學者發現，長濱文化和左鎮人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四、五萬年前，也和姆大陸的文明之始年代相同，由此可知台灣原住民的來原與姆大陸太陽帝國有密切的關係。

由所謂「南方綠椰之地」來探討「山那賽」的地理位置：第四冰河期結束以前，在台灣南方的赤道附近有一個滿佈椰子樹林的大陸，就是「巽他古陸」。巽他古陸在冰河時期是與中南半島連接，包含

馬來半島、印尼的蘇門答臘、爪哇、峇里島和婆羅洲，即在現在的暹羅灣到爪哇海都包括在內。在冰河期結束海水上漲後，僅留下現在印尼的蘇門答臘、爪哇、婆羅洲和附近的島嶼。

根據考古語言學的觀點來看，台灣先民不用舟船詞彙說明原住民在冰河期結束以前，已經由「巽他古陸」到達台灣定居，而且「山那賽」語音“Sanasai”和巽他語音“Sunda”前二音節發音也相近。這個說法與最近的人類學證據顯示，最早的現代智人在七萬年前遠離非洲後，就延著印度洋海岸西徙，六萬年前到達赤道附近氣溫較高的「巽他古陸」說法相同。由此推測，「山那賽」可能就是冰河時期在台灣南方赤道附近的「巽他古陸」，也就是「南方綠椰之地」，在氣候漸暖和時，現代智人沿著歐亞大陸東岸的南海古陸北上，經過澎湖陸橋到達台灣，成為台灣原住民最早的祖先。



人類起源於非洲，沿著現在印度洋陸棚遷徙到東南亞及巽他古陸後，再沿著現在西太平洋陸棚北移到達台灣及北方。(林媽利繪)

平埔族原住民山西祠說明祖先來自山那賽

台灣北部是屬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範圍，根據大部分北部平埔族口承傳說的歷史，他們發源於台灣北部。「凱達」一詞為原住民祖先的聖名，他們來自南方綠椰之地——「山那賽(Sanasai 或 Sanasay)」，在北台灣登陸，登臨三座主要山系：(一)、台北七星山；(二)、瑞芳雞籠山(基隆山)；(三)、貢寮老蘭山(又稱卯里山；今被佛教徒稱為「靈鷲山」)；這三座原名都稱為「老蘭山」。建構北台灣三處聚落，命名為「龜霧社」，繁衍族群，然後以山系稜線向東、西、南擴散。

新北市貢寮區田羊寮街慈仁宮，對面左邊有單獨一間紅屋頂的凱達格蘭族祠堂，這是曾任基隆市社會大學林勝義教授所有。祠堂中央並未豎立任何祖先牌位，僅有一塊大石碑，上面的碑文雕刻著「山西祠」三個大字，代表來自「山西」的凱達格蘭族祖先牌位。在其左下方雕刻著：「社女潘招治子林勝義建立」，在右邊上方雕刻著小字：「祖曰來自‘山那賽’後閩音譯之山西也」；由這個碑文說明「山西」一詞的由來。原來「山西」的閩音讀為“San Sai”，讀音與「山那賽(Sanasai)」相近，因此將 Sanasai 的祠堂直接寫成漢文「山西祠」。



凱達格蘭族祠堂正面



祠堂碑文雕刻著：「山西祠」

彰化陝西村可能為山那賽語音的轉化

早期分佈在彰化縣大肚溪以南、濁水溪以北的海岸平原，屬於巴布薩族(Babuz；或稱貓霧拺族)原住民的範圍。台灣原住民的語言同屬「南島語系(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)」，平埔族的巴布薩族亦不例外。國民政府來台後，在彰化縣境的巴布薩族民講他們的祖先來自“Sanasai”時，當時的官員可能就會以中文「陝西」紀錄下來，形成「陝西村」。這種情形就如同凱達格蘭族「山西祠」的「山西」是由“Sanasai”轉化而來，因此可以做為說明台灣原住民來自「巽他古陸」的佐證。

參考資料

1. Pawley, Andrew and Medina, 1994; **Early Austronesian terms for canoe parts and seafaring**.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ymposium on Austronesian Terminologies: Continuity and Change, Canberra, October 18-20, 1990.
2. Dahl, Otto Christian, 1981; **Early Phonetics and Phonemic Changes in Austronesian**.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. Oslo.
3. Tsuchida, Shigeru, 1976; **Reconstruction of Proto-Tsuoic Phonology**.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No.5. Tokyo.
4. 張光直著，〈序言—走大路說大話開大門〉/《台灣南島民族的族群與遷徙》，常民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3月，pp.3-5。
5. James Churchward, 〈The Lost Continent〉 / 《The Lost Continent of Mu》, BE, Books, 2001, pp.23.